

城市发展与空间正义

——尼日利亚拉各斯从殖民之前至今

Urban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Justice

— A Case Study of Lagos, Nigeria from Pre-colonization Till Present

Owodunni Maryam Abisola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苏州 江苏 215006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摘要: 当提到“空间”一词,也许心里就会想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和天空,也许会想到挤挤插插甚至不留呼吸余地的自己所处的城市。空间是人类进行生存活动的容器,是生产要素的集中,是不可缺少的。随着人类的发展,空间的概念也随之演变。对于拉各斯人来说,不仅在空间观念上,对21世纪空间问题的看法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城市中的不同人群对空间概念的差异也扩大了。

Abstract: When the word “space” is mentioned, perhaps what comes to mind is the boundlessness of the sea and the vastness of the sky, perhaps one’s train of thoughts goes to the brimful and congested cities with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Space is an indispensable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 as it is the vessel in which all human activities take place. It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all factors of prod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concept of space has equally evolved. For Lagosians, there has been a tremendous change not only in the concept of space but also in the outlook of the spatial problem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space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city have also widened.

关键词: 尼日利亚;拉各斯;空间正义;城市化

Keywords: Nigeria;Lagos; spatial justice; urbanization

DOI: 10.12346/emr.v3i2.3345

1 引言

亚里士多德的几何学概念认为空间与点、线、面和立体有密切关系,是一种必须附属于实体的一种位置。在马克思看来,“空间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进行的‘容器’,是人们生存的前提条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所有社会关系进行的地方,也是社会关系的产品。城市是通过人对自然空间,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的再造结果,而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必然物也是一种空间产品。城市化则是一个国家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当代空间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

2 何谓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是指在空间生产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合理

的”“平等的”“公正的”方式分配所积累的积极以及消极的结果,并且通过透明的、民主的方式而决定分配方式。它是一种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等的平等。空间正义不仅指拥有物质空间的权力,还包含对自然的、人为的公共产品和其他非物质空间的权力。我们认为城市空间正义是以空间的视角看待城市的阶级对立。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表明阶级对立和随其的剥削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在描述人类从氏族社会关系转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他提出由于“交换”和“物质的商品化”,社会财富的不均衡流动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层。他认为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土地所有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原来属于大众的空间被私有化了。在今天的城市中“经济循环和积累的因

【作者简介】Owodunni Maryam Abisola (1997-),女,尼日利亚拉各斯州人,硕士在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城市哲学)研究。

果关系导致资本充裕的地方更加富有，而匮乏的地方却愈发愈瘠^[2]”，这就使城市中的地理性集中更紧张。

空间的二重性指空间作为生产关系的同时作为商品，而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不仅是自然空间，人为空间也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以上等因素就导致本来属于大众的空间权力被剥夺，就像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3 拉各斯的城市历史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大国家，由36个州组成。拉各斯是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靠海城市。在人口方面被视为尼日利亚和非洲最大的，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尼日利亚全国总面积为910770平方千米，但拉各斯的总面积为1171.28平方千米，只占尼日利亚面积的0.129%，根据面积，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最小的州。尼日利亚的人口大约为2.02亿元，而拉各斯的人口大概为1700万，占全国人口的8.42%。尼日利亚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公里221.7人，拉各斯的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公里14514人。拉各斯是一个经济多样的州，其生产总值是全非洲最高的生产总值之一，甚至高于不少国家。它不但是西非的主要金融和经济中心，还是整个非洲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拉各斯有20个地方政府区，主要分为拉各斯岛、拉各斯大陆和郊区。虽然拉各斯人口很多，但由于尼日利亚各区的流入人口不断增加，这使拉各斯的劳动力得到提高，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但也给它造成了不少社会矛盾。

在13世纪，最初居住于拉各斯是阿沃里人（Awori），是约鲁巴族的小民族，直到16世纪它被贝宁帝国征服。在15世纪，葡萄牙人发现了该地区，也是第一批来到该地的欧洲人，把它命名为拉各斯（LAGOS），据说这个词有湖泊或泻湖的意思。19世纪，英国在西非的活动越来越多，他们也发现了拉各斯，并且1849年任命了一名领事约翰·比克罗夫特（John Beecroft）来监督贝宁地区（拉各斯属于这一区域）和比亚夫拉（Biafra）。由于新解放的奴隶政治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反对英国政府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英国助力阿基托耶（Akitoye）国王废黜当时的国王科索科（Kosoko），并支持阿基托耶（Akitoye）国王的复职（他是科索科的叔叔，也是原来的国王，被科索科废黜）。1852年，阿基托耶国王签署了英国和拉各斯之间的第一个条约，这也为割让条约铺平了道路。1861年，由于英国政府威胁要对拉各斯发动暴力，多松穆（Dosunmu）国王签署了一项割让条约。1887年，剩下的属于当今尼日利亚的地方也被英国占领了，1914年，尼日利亚正式成为殖民地和保护国时，拉各斯成为其首府。1960年，尼日利

亚独立之后，拉各斯仍然做首都，1967年，拉各斯州成立了。1991年，尼日利亚的首都被转移到阿布贾，一个特意建造为首都的城市，就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

4 拉各斯城市中的空间

数据证明，跟人口数相比，拉各斯的面积是非常小的，人们还是不停地从尼日利亚各地甚至从周围其他国家迁移至拉各斯。虽然拉各斯的经济收入是国家最高的，但是它的开销也相当高，服务的人民也日益增加。在这么一个“混着生活”的“可怜”城市中谈“空间正义”合理吗？我们认为虽然它的情况值得同情，但是居住这座城市的人更值得同情，因为在这么一个城市中，不仅是空间正义失范很突出，阶级对立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

4.1 殖民之前

由于拉各斯在大西洋上的位置，海上贸易成为了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和重点，阿贝库塔（Abeokuta）、奥约（Oyo）、叶芝（Ijebu）等周边城市都通过拉各斯的海道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直到19世纪中叶，皇家之间爆发战争之前，人民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中，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环境有归属感也感觉得到自己拥有着所处的空间权利。殖民之前，在大多数约鲁巴文化中，空间的组织是围绕国王宫殿的，而宫殿决定城市中各项活动的要素。

土地当初是公有的，过了一个阶段也演变成了家庭遗产，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的，最重要的是当地人在利用空间时感到自由，配合当时文明的公共场所如市场，可供所有人使用。只有国王宫殿和一些具有文化迷信的地方人民才不可随意进入，如果将国王殿看作为私人空间，那这也不是空间的歧视，因为即使平民也对其私人住宅有规定和法律。直到殖民时代，拉各斯的居民都还没感受到空间的公正性或缺乏性。

4.2 殖民期间

当最初属于当地人的土地被英国人从他们手中夺走并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区时，拉各斯人的空间权也从他们手中被掠夺了。到了19世纪成千上万尼日利亚人的流入使这座城市变得人满为患，并开始出现各种环境问题。“在早期殖民时期的拉各斯，种族、地点和身份的斗争因土地所有权而发生，最后导致部分土著居民流离失所。^[3]”

城市被分为4个阶级，空间也随着受影响，刚得到释放的巴西葡萄牙语的后裔，被称为萨罗斯（Saros）的已成为基督教传教士的从塞拉利昂释放的奴隶。英国人和当地人拥有不同的空间，在这些不同地区能享受到的设施也就各不相同了，这导致当地人与自己的土地和家疏远了。既然权力中心转移到了英国人所居住的地区，曾经围绕着宫殿的生活也不再如此，导致宫殿失去了其重要性。

英国法律，无论多么温和和体贴地执行，都对拉各斯居民的许多习惯、习俗和偏见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英国人为了建造新街道、新市场和公墓损坏了不少当地私人的住宅。英国人还让当地人停止把死者的坟墓建在家的院子里。对当地人来说这些“改善”方案是对自己文化和他们赋予空间的象征价值的歧视。夺走房屋意味着切断祖先的联系，迫使人们将死者埋葬在房屋外只会加剧问题。

到了20世纪，拉各斯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中心。为了享受拉各斯的“青睐”，更多的人从尼日利亚各地流入拉各斯，使其变成了一个异族小镇，但是殖民者并不关心人民的空间权利和文化需求，空间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殖民者的支配。拉各斯市中心地区(Lagos Island)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沦为贫民区，这让拉各斯处于混乱状态，在同样一个时期，为了能容纳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殖民者开始发展科伊岛，但是与拉各斯市中心的人口增长率相比仍然低得离谱。

英国人只专注于改善欧洲人生活地区的健康状况，这导致欧洲人与当地人的空间进一步隔离。直到一场严重的瘟疫爆发，迫使欧洲人采取了一些主要出于自身安全的措施，并成立了拉各斯行政发展委员会(Lagos Executive Development Board, 简称LEDB)，成为尼日利亚第一个城市规划机构。1928年，LEDB进行了贫民区改造。第一个大规模拆迁，将居民迁移到了拉各斯-伊巴丹铁路火车站附近的Yaba、Ebutemetta和Agege地区。但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这种迁移并没有解决拉各斯市中心(Lagos Island)的人满为患的问题。因为迁移“非但不足以改善贫民区的实际需要，反而改换了问题发生的地点”^[4]。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现在突出的非正规商业，如街头小贩和道路边贩卖的情况也变得更糟。

当尼日利亚将要获得独立的时候，英国政府和当时的尼日利亚政治领袖决定独立后保留拉各斯作为尼日利亚首都，但是他们认为要先使其像一个“更宜人的首都”，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城市。“拉各斯是一个具有重要商业地位且迅速发展的国家首都。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参与日益增加，并且处于独立的门槛上。尼日利亚需要一个令她感到自豪的首都，并让她的人民能够在一个符合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和娱乐，以使社区全体成员的福祉得以实现。”^[5]为了达成这么一个目标，LEDB于1951年进行了另一次拆迁和重组，再次侵犯了人们的空间权，但这一次遭到了人民的强烈抵抗，因为城市中的人群感觉到了自己“权利的扭曲或丧失”^[6]。

4.3 殖民之后

尽管拉各斯州于1967年独立，因为拉各斯是该国的联邦首都，它还是由联邦政府管理，其政策与法律都是由联邦

政府制定的。在后殖民时代，该市的人口从1963年的不足66.5万增长到1974年的近315万。在基础设施方面没有为迎接新流动人口做任何准备，非正规部门(如定居点、企业等)以很快的速度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这些部门也在行政方面给政府增加了不少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种子今天生根发芽了，至今这些非正规部门是政府和管理拉各斯的最大败笔，这也反过来影响了市民，因为它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联邦政府跟殖民者相比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人们的空间权利还是没有得到保护，就像殖民者在试图建造一个更现代化的拉各斯的过程中通过拆迁让不少人失去本来属于自己的家，随意把不少人动迁一样，尼日利亚后殖民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伴随着原油的发现，新的经济来源的出现，政府腐败变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中饱私囊、侵蚀公款、贪污腐化的情况下，本应用于给公众带来便利、设施和福利的钱被转入了私人腰包。那些应该为公众服务、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变成了损害公共利益的人。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也不是为大众而设计的，而是采用了热带现代化建筑风格(Tropical Modernism)来装修和重建政府办公楼、政府部门和其他上层阶级的住宅地区来展现一种新的拉各斯面貌。所谓为公民提供的，只是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如国家剧院、国家体育场、FESTAC村等。的确有些住宅区也在这个时间段开发了，但是跟市民的需求相比极其微小。“因此，当尼日利亚的精英们在一方试图建造具有城市特色和维持干净的住宅和欧洲风格的公共区域时，拉各斯市民在另一方忙着倡导其他的城市形式——棚户区、非正式市场、街边生产和不受管制的混合用途的空间。”^[7]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是一种政治的行为”，这个说法在拉各斯确实是能够体验到的。

4.4 21世纪的拉各斯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21世纪的拉各斯是一个“工作中的拉各斯”。虽然继承的是经济失调、市民多样的城市，它的发展速度较缓慢，但它确实在努力。过去十年以来，拉各斯的所有地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是富裕社区，贫民区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升拉各斯的都市面貌，Eko Atlantic这样的大型项目正在进行，贫民区也在发展。社会设施正在逐步普及到拉各斯郊区最偏远的地方，公共空间也在日益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最好的在拉各斯，最差的也在拉各斯”。1962年，一个联合国专家小组提出，拉各斯大都市地区的主要问题包括交通拥堵、住房短缺、住房融资不足、贫民地区规模庞大、大多数房屋的卫生状况不佳、人力资源匮乏甚至是没有大都会政府的存在。当这个联合国团队于1980年返回拉各斯时，

他们得出的结论不仅跟1962年的相同，情况还变得更糟。虽然今天的拉各斯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可以诚恳地说有了不少进步。当然，还有很多发展工作要做，尤其是在贫民区，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州政府正在努力，在社区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空间平等，但他们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措施，以确保更多的发展惠及基层。

当今拉各斯空间不公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一，贫民区的发展速度与发展地区的升级和再生产的速度相比是非常慢的。虽然能说政府越来越关注市民的生活，但是发达地区跟中等和欠发达地区享受的政府扶助还是泾渭分明的。在一些地区紧急需要设施建设的情况下，发达地区不断得到完善，甚至到了浪费公共设施的程度，这显然使两个阶层的壁垒更加分明。其二，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不靠联邦政府产生主要收入的一个州，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增加的过程中，不断侵犯人民的权利。例如，为了城市升级和发展，一些地区被政府“回收”，这迫使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的住宅。然而，在这些区域重建后，只有精英阶层和上层阶级才买得起，这些空间再也不欢迎原来的居民了。

5 结语

我们认为空间正义并不指在城市中的人拥有一模一样大小的空间，而是指在城市中，空间不要作为一种隔离或排斥公民的因素。各个居住在城市中的人，无论生在城市还是迁移到城市，都应该具有融入城市的机会。我们认为，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多的关注，确保他们得到所需的基础设施，然后再把目光放在已开发地区的空间再生产上。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拉各斯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庞大，流离失所仍然是一个大威胁，但人们的归属感也有所增强。跟世界其他城市相比，美的现代化城市的需求不能过分强调，但是政府应该采用重建、装修等方法来发展贫民区而不是通过拆迁和动迁，因为

历史已表明其结果是会加剧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侵犯大众的空间权和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当然，由于非正规部门（房屋、市场等）的日益增长，政府可能避不开动迁和重新安置，因为需要有一定的规划，但是该想方设法将其限制在最低程度，并确保受影响的市民会得到相应的赔偿。

今天的拉各斯会面对这么多问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从殖民时期就没有把这个城市管理和计划好，殖民之后也没有采取良好的措施，大家想要今天的拉各斯突然变好是不可能的。因为拉各斯人已经形成了“利己主义”，一种只懂得关心和追求自己的好处则不在乎影不影响到他人的习惯。在这样一个乱的城市如果想达到空间正义就需要稳定的，有责任心的，有公民利益在心的，有良心又有硬手的政府来引导管理这座美丽的城市。

参考文献

- [1] 庄友刚,解笑.空间生产的市场化与当代城市发展批判[J].社会科学,2017,(8):112-119.
- [2] David Harvey. Space of Neoliberalization[M].München: Printservice Decker&Bokor, 2005.
- [3] Ademide Adelus-Adeluyi. African for the Africans?-Mapmaking,Lagos and the Colonial Archive[J].History in Africa, Volume 47,June 2020:275-296.
- [4] Manuel Castella. The Urban Question[M].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77.
- [5] Fourchard Laurent.Capital Cities in Africa-Power and Powerless.[J/OL].2012:65-82
- [6] 温权.关于当代空间理论的几点思考[J].华中科技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5):8-14.
- [7] Immerwahr Daniel.The Politics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Postcolonial Lagos,1960-1986.[J].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2007(19):2.